

新编名家精品书系

xinbian
mingjiajingpin
shuxi



散文

名家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精选

MINGJIA
SANWEN
JING
XUAN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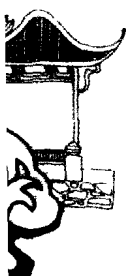
名家

散文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精选

MINGJIA
SANWEN
JING
XUAN



Y I C H U B A N S H U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编名人精品书系 第1卷/立言编. - 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1999

ISBN7-5059-3460-0

I. 新… II. 立… III. 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
IV. 1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60456 号

书 名	名家散文精选
主 编	丛丛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谭 湘 李 烁
责任印制	胡元义
印 刷	长沙市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700 千字
印 张	14
插 页	2 页
版 次	199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7-5059-3460-0/I.2638
定 价	20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目 录

西欧的夏天	余光中 (1)
尺素寸心	余光中 (4)
当我远行的时候	刘 墉 (8)
野茉莉的幽香	刘 墉 (11)
那个白亮的夏	刘 墉 (15)
你我都将走的一条路	刘 墉 (18)
鬼有好鬼烂鬼	梁凤仪 (23)
自律防奸	梁凤仪 (25)
如今是而昨非	梁凤仪 (27)
做事之乐	罗 兰 (29)
感情小语	罗 兰 (38)
经验与热情	罗 兰 (48)
我们的未来与去处	罗 兰 (52)
王孙草与野人家	林清玄 (60)
友情的茶	林清玄 (66)
不死鸟	三 毛 (71)
明日又天涯	三 毛 (75)
云在青山月在天	三 毛 (78)
异性的夸张	张爱玲 (85)
爱情主考官	张爱玲 (88)
公寓生活记趣	张爱玲 (91)

◇名家散文精选◇

私 语	张爱玲 (98)
下雨天，真好	琦 君 (113)
春 酒	琦 君 (120)
泰山日出	徐志摩 (123)
我所知道的康桥	徐志摩 (126)
钓台的春昼	郁达夫 (137)
故都的秋	郁达夫 (146)
剪拂集序	林语堂 (150)
我的戒烟	林语堂 (154)
秋天的况味	林语堂 (159)
济南的冬天	老 舍 (162)
小麻雀	老 舍 (164)
大明湖之春	老 舍 (167)
五月的青岛	老 舍 (171)
雅 舍	梁实秋 (174)
男 人	梁实秋 (178)
女 人	梁实秋 (182)
中 年	梁实秋 (186)
散 步	梁实秋 (190)
月 蚀	郭沫若 (194)
卖 书	郭沫若 (207)
杜 鹃	郭沫若 (211)
鸡之归去来	郭沫若 (213)
初 恋	周作人 (226)

◇目 录◇

故乡的野菜	周作人 (228)
闲 情	冰 心 (231)
山中杂记	冰 心 (234)
关于女人后记	冰 心 (241)
匆 匆	朱自清 (245)
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	朱自清 (247)
温州的踪迹	朱自清 (257)
荷塘月色	朱自清 (265)
秋 夜	鲁 迅 (268)
风 箏	鲁 迅 (271)
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	鲁 迅 (274)
驮 马	施蛰存 (279)
栗和柿	施蛰存 (283)
樱 花	茅 盾 (288)
白杨礼赞	茅 盾 (291)
黄 昏	茅 盾 (294)
天 窗	茅 盾 (296)
秋	丰子恺 (298)
蝌 蚪	丰子恺 (301)
在一个边境的站上	戴望舒 (309)
巴黎的书摊	戴望舒 (315)
落花生	许地山 (322)
上景山	许地山 (324)
海上的日出	巴 金 (328)

◇名家散文精选◇

鸟的天堂	巴 金 (330)
废园外	巴 金 (334)
野 草	夏 衍 (337)
旧家的火葬	夏 衍 (339)
叹息的船	萧 乾 (343)
雁荡行	萧 乾 (349)
黄 昏	何其芳 (370)
树荫下的默想	何其芳 (372)
一个偏见	钱钟书 (378)
说 笑	钱钟书 (382)
年	季羨林 (386)
黄 昏	季羨林 (392)
某镇纪事	沙 汀 (398)
梦里依稀慈母泪	秦 牧 (410)
森林的水滴	秦 牧 (417)
废 虚	余秋雨 (422)
风雨天一阁	余秋雨 (427)

西欧的夏天

余光中

旅客似乎是十分轻松的人，实际上却相当辛苦。旅客不用上班，却必须受时间的约束；爱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却必须受时间的限制；爱去哪里就去哪里，却必须把几件行李蜗牛壳一般带在身上。旅客最可怕的恶梦，是钱和证件一起遗失，沦为来历不明的乞丐。旅客最难把握的东西，便是气候。

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旅客。从西班牙南端一直旅行到英国的北端，我经历了各样的气候，已经到了寒暑不侵的境界。此刻我正坐在中世纪古堡改装的旅馆里，为《隔海书》的读者写稿，刚刚黎明，湿灰灰的云下是苏格兰中部荒莽的林木，林外是隐隐的青山。晓寒袭人，我坐在厚达尺许的石墙里，穿了一件毛衣，如果要走下回旋长梯像走下古堡之肠，去坡下的野径漫步寻幽，还得披上一件够厚的外套。

从台湾的定义讲来，西欧几乎没有夏天。昼蝉夜蛙，汗流

◇名家散文精选◇

夹背，是台湾的夏天。在西欧的大城，例如巴黎和伦敦，七月中旬走在阳光下，只觉得温暖舒适，并不出汗。西欧的旅馆和汽车，例皆不备冷气，因为就算天热，也是几天就过去了，值不得为避暑费事。我在西班牙、法国、英国各地租车长途旅行，其车均无冷气，只能扇风。

巴黎的所谓夏天，像是台北的深夜，早晚上街，凉风袭肘，一件毛衣还不足御寒。如果你走到塞纳河边，风力加上水气，更需要一件风衣才行。下午日暖，单衣便够，可是一走到楼影或树荫里，便嫌单衣太薄。地面如此，地下却又不同。巴黎的地车比纽约、伦敦、马德里的都好，却相当闷热，令人穿不住毛衣。所以地上地下，穿穿脱脱，也颇麻烦。七月在巴黎的街上，行人的衣装，从少女的背心短裤到老妪的厚大衣，四季都有。七月在巴黎，几乎天天都是晴天，有时一连数日碧空无云，入夜后天也不黑下来，只变得深洞洞的暗蓝。巴黎附近无山，城中少见高楼，城北的蒙马特也只是个矮丘，太阳要到九点半才落到地平线上，更显得昼长夜短，有用不完的下。不过晴天也会突然霹雳：七月十四日法国国庆那天上午，密特朗总统在香热里榭大道主持阅兵盛典，就忽来一阵大雨，淋得总统和军乐队狼狈不堪。电视的观众看得见雨气之中，乐队长的指挥杖竟失手落地，连忙俯身拾起。

法国北部及中部地势平坦，一望无际，气候却有变化。巴黎北行一小时至卢昂，就觉得冷些；西南行二小时至罗瓦河中流，气候就暖得多，下午竟颇炎热，不过入夜就凉下来，星月异常皎洁。

◇西欧的夏天◇

再往南行入西班牙，气候就变得干暖。马德里在高台地的中央，七月的午间并不闷热，入夜甚至得穿毛衣。我在南部安达露西亚地区及阳光海岸（Costa del Sol）开车，一路又干又热，枯黄的草原，干燥的石堆，大地像一块烙饼，摊在酷蓝的天穹之下。路旁的草丛常因干燥而起火，势颇惊人。可是那是干热，并不令人出汗，和台湾的湿闷不同。

英国则趋于另一极端，显得阴湿，气温也低。我在伦敦的河堤区住了三天，一直是阴天，下着间歇的毛毛雨。即使破晓时露一下朝曦，早餐后天色就阴沉下来了。我想英国人的灵魂都是雨罩，撑开来就是一把黑伞。与我存走过滑铁卢桥，七月的河风吹来，水气阴阴，令人打一个寒噤，把毛衣的翻领拉起，真有点魂断蓝桥的意味了。我们开车北行，一路上经过塔尖如梦的牛津，城楼似幻的勒德洛（Ludlow），古桥野渡的蔡斯特（Chester），雨云始终罩在车顶，雨点在车窗上也未干边，消魂远游之情，不让陆游之过剑门。进入肯布瑞亚的湖区之后，遍地江湖，满空云雨，偶见天边绽出一角薄蓝，立刻便有更多的灰云挟雨遮掩过来。真要怪华兹华斯的诗魂小气，不肯让我一窥他诗中的晴美湖光。在我一夕投宿的鹰头（Hawkshhead）小店栈楼窗望出去，沿湖一带，树树含雨，山山带云，很想告诉格拉斯米教堂墓地里的诗翁，我国古代有一片云梦大泽，也出过一位水气逼人的诗宗。

尺素寸心

余光中

接读朋友的来信，尤其是远自海外犹带着异国风云的航空信，确是人生一大快事，如果无须回信的话。回信，是读信之乐的一大代价。久不回信，屡不回信，接信之乐必然就相对减少，以致于无，这时，友情有便暂告中断了，直到有一天在赎罪的心情下，你毅然回起信来。蹉跎了这么久，接信之乐早变成欠信之苦，我便是这么一位累犯的罪人，交游千百，几乎每一位朋友都数得出我的前科来。英国诗人奥登曾说，他常常搁下重要的信件不回，躲在家里看他的侦探小说。王尔德有一次对韩称黎说：“我认得不少人，满怀光明的远景来到伦敦，但是几个月后就整个崩溃了，因为他们有回信的习惯。”显然王尔德认为，要过好日子，就得戒除回信的恶习。可见怕回信的人，原不止我一个。

回信，固然可畏，不回信，也绝非什么乐事。书架上经常

叠着百多封未回之信，“债龄”或长或短，长的甚至在一年以上，那样的压力，也绝非一个普通的罪徒所能负担的。一叠未回的信，就像一群不散的阴魂，在我罪深孽重的心底憧憧作祟。理论上来说，这些信当然是要回的。我可以坦然向天发誓，在我清醒的时刻，我绝未存心不回人信。问题出在技术上。给我一整个夏夜的空闲，我该先回一年半前的那封信呢，还是七个月前的这封？隔了这么久，恐怕连谢罪自谴的有效期也早过了吧？在朋友的心目中，你早已沦为不值得计较的妄人。“莫名其妙！”是我在江湖上一致的评语。

其实，即使终于鼓起全部的道德勇气，坐在桌前，准备偿付信债于万一，也不是轻易能如愿的。七零八落的新简旧信，漫无规则地充塞在书架上，抽屉里，有的回过，有的未回，“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”，要找到你决心要回的那一封，耗费的时间和精力，往往数倍于回信本身。再想象朋友接信时的表情，不是喜出望外，而是余怒重炽，你那一点决心就整个崩溃了。你的债，永无清偿之日。不回信，绝不等于忘了朋友，正如世上绝无忘了债主的负责人。在你惶恐的深处，恶魔的尽头，隐隐约约，永远潜伏着这位朋友的怒眉和冷眼，不，你永远忘不了他。你真正忘掉的，而且忘得那么心安理得，是那些已经得你回信的朋友。

有一次我对诗人周梦蝶大发议论，说什么“朋友寄赠新著，必须立刻奉覆，道谢与庆贺之余，可以一句‘定当细细拜读’作结。如果拖上了一个星期或个把月，这封贺信就难写了，因为到那时候，你已经有义务把全书读完，书既读完，就

◇名家散文精选◇

不能只说些泛泛的美词。”梦蝶听了，为之绝倒。可惜这个理论，我从未付之行动，一定丧失了不少友情。倒是有一次自己的新书出版，兴冲冲地寄赠了一些朋友。其中一位过了两个月才来信致谢，并说他的太太、女儿、和太太的几位同事争读那本大作。这一番话是真是假，令我存疑至今。如果他是说谎，那真是一大天才。

据说胡适生前，不但有求必应，连中学生求教的信也亲自答复，还要记他有名的日记，从不间断。写信，是对人周到，记日记，是对自己周到。一代大师，在著书立说之余，待人待己，竟能那么的周密从容，实在令人钦佩。至于我自己，笔札一道已经招架无力，日记，就更是奢侈品了。相信前辈作家和学人之间，书翰往还，那种优游条畅的风范，应是我这一辈难以追摹的。梁实秋先生名满天下，尺牍相接，因缘自广，但是廿多年来，写信给他，没有一定不是很快就接到回信，而笔下总是那么灰谐，书法又是那么清雅，比起当面的谈笑风生，又别有一番境界。我素来怕写信，和梁先生通信也不算频。何况《雅舍小品》的作者声明过，有十一种信件不在他收藏之列，我的信，大概属于他所列的第八种吧。据我所知，和他通信最密的，该推陈之藩。陈之藩年轻时，和胡适、沈从文等现代作家书信往还，名家手迹收藏甚富，梁先生允称他为 man of letters，到了今天，该轮到他自己的书信被人收藏了吧。

朋友之间，以信取人，大约可以分为四派。第一派写信如拍电报，寥寥数行，草草三二十字，很有一种笔挟风雷之势。只是苦了收信人，惊疑端详所费的功夫，比起写信人纸上驰骋

的时间，恐怕还要多出数倍。彭歌、刘绍铭、白先勇，可称代表。第二派写信如美女绣花，笔触纤细，字迹秀雅，极尽从容不迫之能事，至于内容，则除实用的功能之外，更兼抒情，娓娓说来，动人清听。宋淇、夏志清可称典型。尤其是夏志清，怎么大学者专描小小楷，而且永远用廉便的国际邮简？第三派则介于两者之间，行乎中庸之道，不温不火，舒疾有致，而且字大墨饱，面目十分爽朗。颜元叔、王文兴、何怀硕、杨牧、罗门，都是“样板人物”。尤其是何怀硕，总是议论纵横，而杨牧则字稀行阔、偏又爱用重磅的信纸，那种不计邮费的气魄，真足以笑傲江湖。第四派毛笔作书，满纸烟云，体在行草之间，可谓反潮流之名士，罗青属之。当然，气魄最大的应推刘国松、高信疆，他们根本不写信，只打越洋电话。

当我远行的时候

刘 墉

带八十四岁的老母回台湾，入关前，在机场为她填写再出境的申请书，非常惭愧，我居然忘了外公、外婆的名字。

“姥爷和姥姥叫什么？”我转身问母亲。

老人家皱着眉，想了想，突然噗哧一笑：“欸！我爸爸叫什么？唉！早忘了！死都死了，随便写个名字吧！”

话没完，四周的人全笑了。

老人家这几句话，倒解了我年近的疑惑。除了我干姐姐过世，母亲翻照相簿，总要感伤一阵，怨她干女儿苦命，活得太短之外，她的老朋友、亲戚辞世，老人家都表现得出奇平淡。

“看到信封，是他的地址，不是他写的字，我就知道他死了。唉！活受罪，死了倒好！”

“上个月接到她电话，听声音，就知道不妙，哪儿想到死得那么快，现在烧都烧了，还能表示什么？自己上天国，好好

过日子吧!”

或许正因此，母亲虽然前后两次回老家，为的是见垂死亲人的最后一面，却难得在接到讣闻之后，有什么表示。每次在北京，停留总有半个月，连北海公园都逛了，亲人们也聚了又聚，却未见老人家去扫过墓。

总是那句话：“死都死了，还看什么？”

倒是她的一位老朋友，比较有心，特别在自己的墓边多买块地，说是送给我母亲，将来当邻居，做个伴！

去年，我更在深坑的山里，建了个寿墓，中间墓座用红色花岗岩，底座用“非洲黑”，后墙铺“青石”，四周种杜鹃、茶花和龙柏。

老人家回台湾，顺便去验收，点头笑笑：

“挺漂亮！活着都没住花岗岩，死了倒风光。”

“将来把老爹的骨灰一块移过来。”我说。

老人家居然一摇头：“算了吧！分开几十年，各住各的，还舒服点儿！”

我愣住了，想起三十五年前的六张犁山头，坐在地上哭喊的母亲，一面踢着腿，一边用头撞父亲的墓座，额头上都渗出了鲜血。

而今，她居然平淡了，连返台，都是在我三催四请之后，才去老爹的坟上看看。

回到纽约，提到深坑的寿墓，老人家嘴里说“好”，也没见什么满意之色。

有一天，经过离家不远的公墓，老人家直盯着看，居然

说：“死了埋这儿，多好?! 离家近，随时都能看到你们。”

我突然了解，她宁愿葬在活人的附近，也不希望埋在死去的亲人身边。

“看活人多有意思，看死人多没意思!” 老人自言自语地说。

我想，人对于死，有两种不一样的态度。

一种人像是电影《第六感生死恋》当中，尘缘尽了，无牵无挂，转身，背对着人世，面对“往生”的“神光”而去。

一种人，舍不得这个婆娑世界，虽然不得已，被往生的力量拉走，却面对自己在世的亲人，伸开双臂，希望抓住亲人的怀抱，甚至只是人间的一丝一缕。

前者，背对着人世飞走。

后者，面对着人世离开。

前者，超脱了世俗的爱恋，是“回”天家。

后者，依然是恋世的情怀，是“去”异域。

每一次远行，离开家，在面对前方的战斗，与回头的依依不舍中，我都想：当有一天真正辞世，我会采取哪一种姿态？